

# 护士蔡桃英: 带着一本《重返狼群》去住院

周璐

我去找蔡桃英的时候,她刚下班。穿着军绿的夹克,一头短碎发,戴着一次性口罩,只看到淡淡的眉,天气阴沉的,她的额头却有一层细细的汗。

47岁的蔡桃英是市汉口医院内分泌科护士中的老大姐。汉口医院成立隔离区后,她第一个报名参加。1月21日,蔡桃英因感染新冠肺炎确诊住院,经过9天的治疗康复出院。隔离期过后,她立即报名捐献400毫升血浆。她说:“暂时没法上一线,那就献血帮助患者吧!”这也是她第83次参加献血。

## 我身体很好,从未想过自己会中招

汉口医院12月底就开始在收新冠肺炎患者了。我们内分泌科与呼吸科在一楼,当时呼吸科的病人特别多,病房都住满了,加床也加满了,因为患者的症状都不清晰,我们科也收了不少。1月3日,院领导决定,将内分泌科搬出,整层楼让给呼吸科。后来,又要求内科全部无条件收治病人,但是仍然无法解决大量涌入的病人。

我是1月18日开始不舒服的,早上起来全身乏力,前段时间工作强度太大,我们都是超负荷工作。我想可能是没有休息好。早餐也没有食欲,墨着吃一个鸡蛋和一杯豆浆,还是去上班了。因为这段时间科室人手不够,一个人请假,别人就要承担更多的工作。

19日,仍是全身乏力,有点发热,毫无食欲。去医院接到通知,院领导决定撤消内分泌科,全部去隔离病房。那天,我们从早上7点半忙到晚上10点,中午大家站在值班室吃了东西,又继续干活。回家的时候,人已经瘫软了。

20日,我们已是全员上岗。因为防护服非常不透气,里面的衣服湿了干,干了

湿。我撑了一天,眼睛也肿胀得难受,感觉眼珠都要蹦出来。

但这个时候,我仍没觉得自己是感染了,虽然有点发热,完全没有往这方面考虑。因为我身体很好,我们医院每年会组织长跑活动,我每次都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第一。

21日,我休息,发烧症状没有减轻,我实在扛不住了。因为在本院申请做CT特别麻烦,我很犹豫,但又怕真感染了影响别人,拍个片子还是放心些。

我老公黄卫兵就是放射科医生,那天,结果出来后,我看他拿着片子的手抖了一下。

我就想,完了,果真中招了。

我给主任打电话,说,主任,我被感染了。主任也没有觉得很意外,他说,现在没有床位,你等我通知。

## 带着一本《重返狼群》去住院

我清了点洗漱用品,还带了一本书走进了隔离病室。这次不是上班,而是去治病。

1月25,再去拍片子,主任说比之前的范围扩大了,当时听了心情有点沮丧,食欲也不太好,有时一天都不想吃东西。

后来主任查房时宽慰我说,都有这个进展期,你不用太着急。

既然感染了,就安安心心配合治疗,每天我们会打电话相互问候,从来不伤春悲秋说些泄气的话。庆幸的是医院开始忙的时候就让儿子回老家了,正好封城他也回不来。我住院的事没有和他说,不想让他担心。可能是从我哥那里听到了,儿子急忙打电话问我的病情。平时儿子有些反骨,我住院后,他懂事多了。

其实,我住院后几天,老公也出现了状况。

但他的症状不明显,检测出来是阴性,没有床位,他在家吃药自我隔离。直到我出院,有了多的床位,老公才住进去。

我带了本《重返狼群》,李微漪写的。讲述的是一位女画家收养一头小狼,训练它的野性,终于将它放归草原的传奇故事。之前我看过了电影《狼图腾》,后来又买了姜戎《狼图腾》的书来看,看了书又去看电影,反复对照。我很喜欢动物,通过这本书,我才开始正式喜欢狼,这种让人敬畏和尊重的动物,书里提到狼的精神,写到狼的智慧,真的非常伟大。后来看到《重返狼群》的介绍,买了书后一直没有时间看,正好用这段时间把这本书看完。

住院期间,我有时看书,有时和病友聊聊天,帮他们缓解情绪,有时同事忙不过来,我就搭个手。

病房的小护士说,蔡老师,你就是病房里的一股清流啊。

还有护士说,蔡老师,你怎么这样淡定,有的人哭得纸巾一包又一包。

我觉得吧,欢乐是一天,不欢乐也是一天,何不让自己有个好心情呢?

1月30日,我出院。

老公住院后,我反而担心起来,他的病情加重了,吸氧吸了好多天。烧了一礼拜。他生病还不如让我生病。我在家隔离,有天给老公打电话,还没说两句话,他就喘得不行,我一下哭了起来。老公连忙说,是喝水呛到了,让我不要瞎操心,赶紧挂了电话。我自己病了都没有哭过。真的害怕,怕他瞒着我。

好在同事都很关心,总是传递老公的消息,知道他慢慢在好转,我才安下心来。

现在他也出院了,还有14天隔离期,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,我们总算是平安地熬过了这场劫难。

## 不能上一线,我就当好守门员

出院后,我还要在家隔离14天。一边担心老公的病情,一边关注疫情发展事态。那天,看网上呼吁新冠肺炎康复者捐献血浆的新闻,我赶紧打电话预约,隔离期满后,我就赶到血液中心,捐了400毫升血浆。

2004年,我在一场手术中突发大出血,命悬一线,依靠输血,才在危急关头被救回一命。我以前是不接受输血的,经历这场大手术。我才懂得了献血的意义。

我老公是好好先生。他很早就开始无偿献血了,而且还是捐献骨髓(造血干细胞)志愿者。我康复后,老公说,你这次能捡回一条命多亏输血,等完全好了,也去献血吧。

2005年,我就开始和老公一起去献血,全血和成分血都有。先是等通知,需要我就去,后来献得多了,也懂得了不少献血的知识,比如,献成分血过了14天可以再次献。所以,我每次献血时间会自己把握。我一般一个月可以献两次,只要时间和身体允许,我都会去。

这次献血的意义不同。听说我献的400毫升血浆可救治2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,而且效果非常好。

22日,我返回医院上班,虽然疫情已经开始得以控制,但我们人手仍不够。因为身体原因,我暂时还不能上一线,在护理部做防护督导等后勤工作。我们的护士都非常年轻,好多都是90后、00后,怕年轻人疏忽,她们去隔离病房前,我都要提前帮她们把护目镜准备好,还要整理她们的隔离衣,手套用弹力绷带固定,头套戴好,鞋套系紧。出隔离病房后,要给她们消毒,杀菌……上不了线,我就当一个守门员。

好长时间没有见儿子,不知道学校什么时候能复课。这么长时间,怕他玩野了。

拼,是为了让自己更强

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。在礼仪性的相互问候中,一个年轻的朋友添加了几分感慨,坦言过往一年的拼搏让他有些疲惫:“基本上没有什么收获。”言下之意,2020年似乎准备偃旗息鼓,或者说是“修身养性”了。

朋友没吐露翔实的细节,我也没有细问感慨的由来。我猜想,作为一名白领,其所感慨的“没有什么收获”多半和内心的预期没有达成有关,如职业的晋升、薪资的增加等,以自身的勤奋努力,比照他者而滋生的情绪落寞之类。

年轻人激情的跌宕起伏应该是正常状态,只是,如果内含的是功利性特征显著的现实标的,那多少还是有些让人唏嘘的。以我的心态,这种纠结根本不应该是个事儿,本来是准备打岔调侃一下,可想到年轻人感触中还存有激情的影子,激励和安慰都不合适,只好在“放宽心态”的陈词滥调中安静地当了一回倾听者。

按照传统固执的说法,五十而知天命,可我这都近耳顺之年了,别说“天命”,连自己即时的运势,都是稀里糊涂,因之,静听晚生的宣泄,而不是不着调地指导、劝诫,可能才是没毛病的正选。这倒不是不愿意担当,而是我一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“争胜斗狠”不会有赢家,所谓天外有天、人外有人。想想,连过去的皇帝也难以逃离“疲惫”的深坑——前有圣君后有来(追赶)者。故而在记忆已有的智慧中,还真是找不到什么好词儿相劝。

当然,更大的可能性还是学识单薄,不能融会贯通各种互不关联的学问。现如今很多必须学懂弄通的流行道理,比如商场如战场,又或者是将职场拳击台化的勇猛精神之类,我一直是理解不了,尤其是看见众多初级学园里的小家伙们,也都是近乎是全员加入“狼性”竞争的行列……从小到老,前面的担心被超越,在后的那一刻不停地想着冲到潮头,处在这个没完没了躁动和焦虑的队伍中,如果还有不疲惫的人,那一定是被疲惫折腾得麻木了。

放下这些个人想象,人与人争胜,是不是更优的选项?倘若要以某些企业级的案例来看,好像不是很支持这种策略。很多众所周知的事件,比如行业(产业)内的不同店家之间,为了击溃对手而千方百计地市场博弈,无序之中,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,你降本增效,我就偷工减料,你亏本烧钱,我对以低价倾销。结果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,末了被旁边的渔翁一并拿下,有没有啊?

跑岔道了,还是回到原初的话题吧。作为个体的人,勤奋、拼搏当然是可以有的,就算你是那个不用心发力、坐等潮流推动前行的一分子,也得有拉着你往前奔的勤劳潮流。

不过话说回来,人与人之间的争胜也不是没有,例如哲学家,就痴迷于没完没了的相互攻击。好在他们都有自知之明,相互间的诘难尚不伤大雅,总算是能留点安慰存世。而在更多的时候,学问在“竞技场上”的比拼,历史中呈现出来的,实质上大多不是你死我活的画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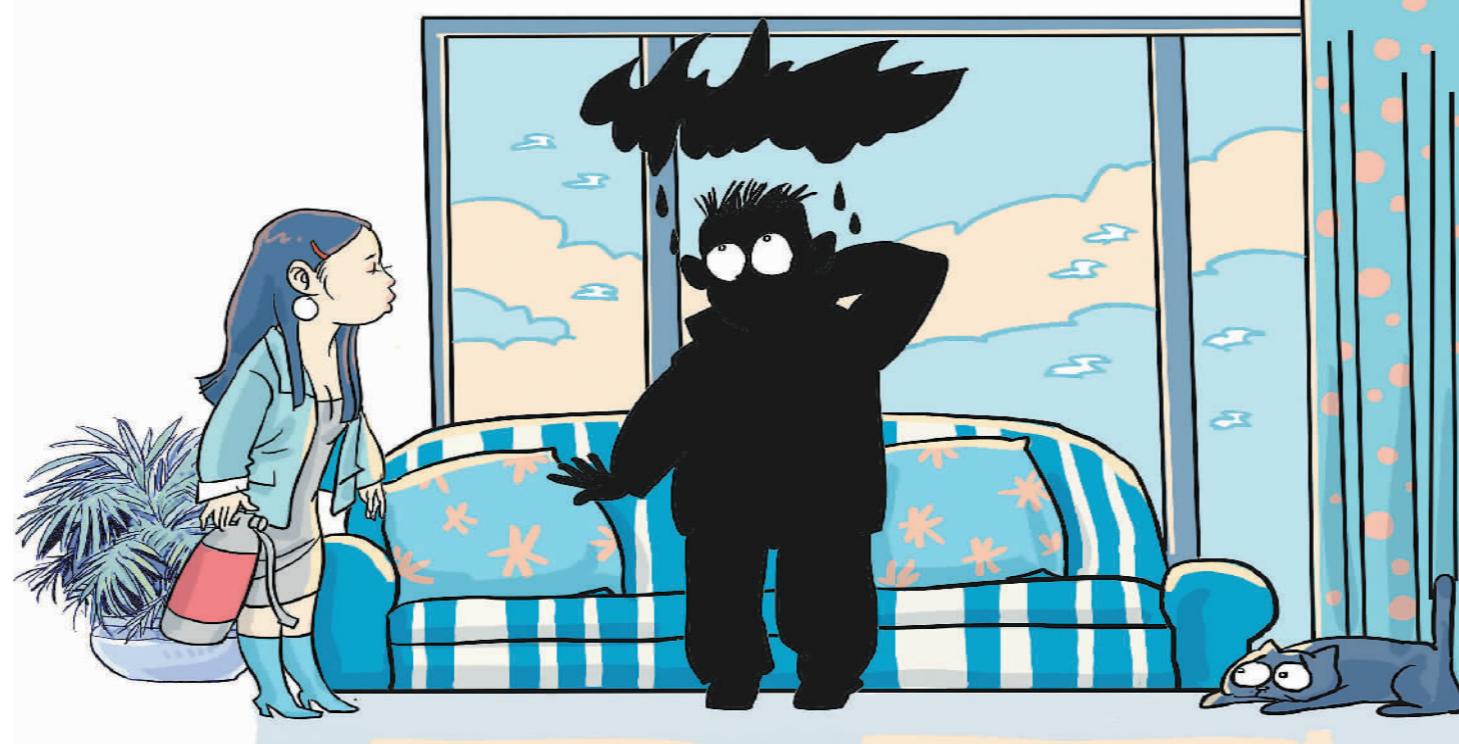
活字(印刷)的发明并不是为了消灭刻写竹简的大师,瓦特的本意也不是马夫的敌人,而鼠标的盛行,仅仅是乔布斯觉得这样更方便——他真没想到要抢夺什么人的饭碗……

拼搏、奋进,当然是应有之义,但绝不是殚精竭虑地醉心于让对手销声匿迹,不是苦心孤诣地与他人比拼高下,不是实力之争,而应该是,也只能是自我的发掘、完善和升华。

爱拼才会赢,曾经很流行的歌曲,你是怎么理解的呢?

拼,是为了自己更强,而不是焦虑于人比人的身份、阶层和诡异的成功观念,不是把自己并行的伴侣扔在路边,像狗一样孤独地疾走,而应该是,也必须是自我重塑进程中的携手前行。

事实上,社群、民族也是如此。只有集合体的强盛,社会才有良性的进步。就算是置身竞技场,比如体育比赛,根本的宗旨也是,激发自己和同类变得更强。



治得了你的脾气的是你爱的人,受得了你的脾气的是爱你的人。

赵春青画

## 写诗的人,穿越荆棘

兰德华

居家抗疫,月余。看到的听到的,最启发我的,是朋友闲聊时说的那句:有时候,心,比头脑聪明。

有一类人,靠心灵存活。他们是诗人。

在诗人那里,写下的每一句诗,都是在体外跳动的心灵。因此,那充盈着炽热情感的句子,活了起来,直击我们的灵魂。

诗,是无用的,换不来面包。在与丈夫重逢前,二女儿饿死了。

她没有停下,写出了一首首伟大的诗篇,犹如对自己命运的占卜。她和同样伟大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成了至交,与远在奥地利的德语诗人里尔克通信。卓越的心灵,因共享诗的语言而相通。贫困,饥饿,疾病,还有乡愁,困扰着她和她的家人,更促使那不朽的诗篇,从她柔软心灵流淌出来。

回到俄罗斯,大女儿和丈夫相继被捕,她与儿子,生活继续陷于困顿中。玛丽娜不得不靠刷碗谋生。

1941年,8月31日,她趁房东出门,悬梁自尽。遗书中写道:“小穆尔,原谅我”。穆尔,是她的儿子。一个半月后,狱中的丈夫,被处决。3年后,小穆尔参军,死在了白俄罗斯的战场上。年仅19岁。

死后,玛丽娜的墓地,无人知晓,她栖于天空。

《圣经》之外,诗的语言,是唯一最接近上帝的语言。用来筑就诗篇的每一个字,都是神圣的苦难——肉体的苦难,心灵的苦难。

玛丽娜的诗人朋友马雅可夫斯基,同样

一生坎坷,死时,年仅37岁。死于开枪自杀,身后留下了13卷诗文。

他们共同的朋友里尔克,在完成了不朽的《致俄尔弗斯的十四行诗》与《杜伊诺哀歌》4年后离世,年仅51岁。

死后,他的墓碑上写道:

玫瑰,

纯粹的矛盾

乐为无人的睡梦

在众多的眼睑下

据传,里尔克死于罕见的败血症,因被玫瑰刺伤。

如果愿意,我可以写下一长串诗人的名字。

让·兰波,死时,37岁。

奥斯卡·王尔德,死时,46岁。

D·H·劳伦斯,死时,45岁。

爱伦·坡,死时,40岁。

拜伦,死时,32岁。

雪莱,死时,30岁。

顾城,死时,37岁。

海子,死时,25岁。

.....

玻尿酸、羊胎素,是当代人写诗的方式。

成功学与对快感的追求,是他们的心灵。

当人们不再信仰疼痛、拒绝苦难时,诗歌便宣告了她的死亡,因为不再有人愿意,把心放到体外生活。

诗人早夭。任凭一颗柔弱的心,穿越荆棘,他们,为全人类而死。

## 留下你的美丽

——致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中的陆军军医大学刘丽

王小林

其实,我知道,你只要再坚持

一脚就踏上了飞机舷梯

两个多小时就可以看见日思夜想的女儿

但是,你从未关过机的手机在这个不合时宜的时候响了不!你从未关过机的手机在这个太需要你的时候响了不!

仿佛,从来的等待就是为了这一声呼唤

军人的使命让你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归队

于是,机场安检口出现了你矫健的逆行的身影

于是,我看出了你毫不畏惧地捋起的左手

看见了刚才还提着女儿爱吃的特产的手

此时露出了堪比你心灵洁白的秀美

像你平时为病人注射一样的坚强

你只抿抿嘴,就把上前线的行装——胸腺肽

注射进了你军装掩盖下的大爱的胸膛

大年初六,我再次看到你的照片时

难以掩饰的疲惫

在还未换下的南丁格尔服下映衬得尤为凸显

长时间防护设备挤压留下的痕迹

像一行行文字

抒写着你的坚毅,坚信以及

无私,大爱

你的表情让我浮想联翩

这不就是在时间里盛开的一朵朵最美的花么

你把危险留给自己的时候

也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别人